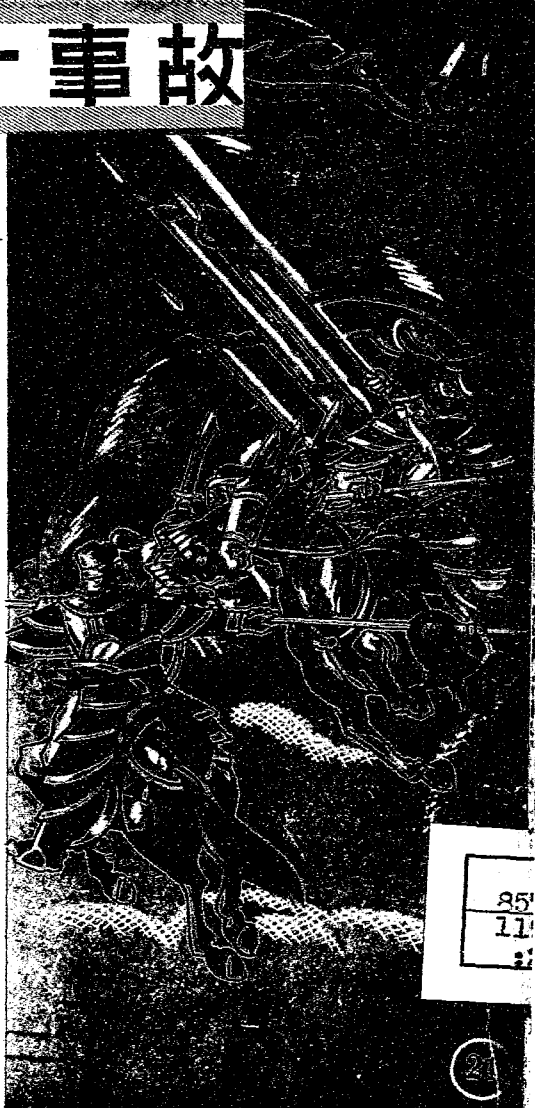


故事一百種

班超通西域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85
11
2

21

857.61
119.3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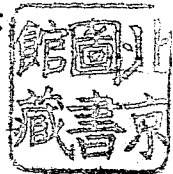
班超通西域

班超東漢安陵人，字仲升，班彪之子，班固之弟。少有大志，不拘細節，然內實孝謹，能刻苦，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其兄固字孟堅，



班超通西域

善屬文，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博考深思，欲成其業。已而有人告固私造國史者，有詔下郡牧，拘固禁京兆獄中。超恐固不能自明，乃詣闕上書，得召見。超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明帝甚善之，召固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固後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



808358

漢章帝年號——中乃成，即今所謂前漢書也。

初，固被召爲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寫書以

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

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

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後有相者，謂當封侯萬里之外。

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燕頰虎

頸，此萬里侯相也。』久之，明帝

問班固曰：『卿弟何在？』固對曰：『爲官寫書，受錢以養母。』帝



問班固曰：『卿弟何在？』固對曰：『爲官寫書，受錢以養母。』帝

乃除超爲蘭台令史，後坐事免官。及竇固出擊匈奴，用超爲假司馬，領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賊首而還。竇固以爲能，遂又遣同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班超到西域鄯善國，鄯善王廣敬禮甚備，後忽怠懈。超謂其官屬曰：「君等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長久耳！」超曰：「此必有匈奴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見於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者，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何在乎？」侍者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拘侍者，盡聚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君等與我俱在外國，今匈奴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拘吾等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匈奴使者，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懼，可盡滅也。滅此使者，則鄯善驚怖，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

使者營，值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胡營後，約曰：『見火起，皆當鳴

初更，超遂領吏士奔匈奴

鼓大呼。餘人盡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匈奴驚亂。超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許人盡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匈奴使者頭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從今以後，勿再與北匈奴往來。廣叩頭，願歸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另選使使西域。明帝曰：「能如班超，何故不遣，而另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再往于闐。」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六人足矣。」于闐國大而遠，今領數百人，無益於事，如有不虞，多爲累耳！」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國，甚雄盛，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宜急求以祭我。」廣德乃命

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拘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之。廣德先聞超在鄯善，殺匈奴使者，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年，至是乃復通焉。

明帝十七年冬，乃令竇固率領耿秉、劉張出敦煌、昆崙塞，以擊西域取車師。伊吾北通車師一千二百里，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是爲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諸國。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諸國。班超知漢必出白山擊車師，遂從間道北至疏勒。疏勒東北爲龜茲，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匈奴，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自立其臣兜題爲

疏勒王超至疏勒，離兜題所居槃台城九十里，卽差吏田慮先往說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毫無降意。田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田慮馳報班超，超卽前往，盡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欲示漢威信，不聽，遂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竇固等合兵一萬四千騎，十一月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北與匈奴接，有前後部，其廷相去五百餘里。竇固以後王路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耿秉以爲先赴後王，則前王自服。竇固計未決，耿秉奮然而起曰：『請前行！』乃上馬，

引兵北入。衆兵不得已，遂並進。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佈，出門脫帽抱馬足而降。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竇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明帝十八年，竇固等罷兵還京師，班超留屯西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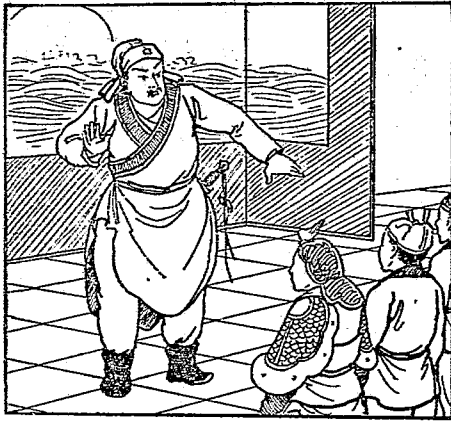
章帝初卽位，羣臣議罷邊屯，帝納之。建初元年，詔召班超回國；二年三月，罷伊吾廬屯兵，匈奴聞知，又遣兵守伊吾廬地。

班超被召將發還，疏勒舉城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又爲龜茲所滅耳！絕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班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重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班超捕斬反者，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建初八年，班超欲遂平西域，上書請發兵。章帝知其可成，議欲給兵，而平陵人徐幹上疏：「願奮身助超。」章帝遂以徐幹爲

假司馬，領兵一千就超。超因擊諸反叛者，大破之。

是年冬，章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初，班超以烏孫兵強，上言遣使招慰，上納其謀。李邑送使者至于闐，適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言班超擁妻抱子，安



班超通西域

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章帝知班超忠，乃責李邑曰：「縱超擁妻抱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李邑詣超受節度。班超即遣李邑攜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曰：「何不因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耶？因呂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

班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而龜茲王與溫宿王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如各散去。」于闐從此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龜茲王聞之大喜，自領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自將八千騎於東界擊于闐。超知二酋已出，密召諸部落兵，雞鳴時，馳赴莎車營，胡人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人，莎車遂降，龜茲等遂各退散。初，月氏嘗助漢兵

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因求公主爲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兵少，皆大懼，超謂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既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料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阻劫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者之頭以示謝，謝大驚，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而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

和帝時，班超爲西域都護，徐幹爲長史，乃發龜茲諸國兵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盡納質歸降，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

譯貢獻。超遣屬吏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和帝下詔封超爲定遠侯。

超久在異國，年老思鄉，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書上，未報。超妹班昭又上書請求，辭意尤爲婉至，和帝感其言，乃召超還。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其九月病卒，年七十一。

初，超被召，以任尙代之，尙與超交代，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智淺，宜有以教之。」超曰：「塞外吏民，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則無大魚，宜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

耳。尙屯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言。後遂罷西域都護，迎還屯兵。安帝時，北匈奴又以兵威脅迫西域諸國，侵略邊疆。長史索班領兵往屯伊吾，全軍覆歿。公卿議棄西域，閉玉門關。鄧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曰：「宜復敦煌營兵，置護西域校尉，如永元故事。」又宜遣長史將兵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胆，北捍匈奴。於是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勇至樓蘭，開以恩信，鄯善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附。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匈奴，又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生擒軍就，及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歿處，斬之。傳首京師，至順帝時，諸國皆平，大擊匈奴，呼衍王遂遠徙。自後西域，無復虜跡。

飛機發明者

雷特兄弟傳

John R. Monahan 原著 斯東譯

一冊 定價四角 七折

二十世紀科學界在應用方面之發見雖多，但就用途的普遍，及進步之神速而言，當推飛行事業，而尤以飛機爲最，飲水思源，我們不能不歸功於首次創造飛機的偉人——雷特兄弟。本書敘述雷特兄弟之世系家庭誕生軼事以及創造飛機歷次試行失敗以至成功之經歷，詳盡無遺，極饒興趣。譯筆墨流利可誦，無異原著。方今我國提倡航空之際，此書不能忽略。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67
3
1